

萍俠追魂

上官云飞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萍 侠 追 魂

(下)

上官云飞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济南

目 录

十七	寂清道人·····	(1)
十八	黄金航道·····	(18)
十九	鼋派劫海·····	(36)
二十	情郎无情·····	(55)
二十一	风流冻桃·····	(75)
二十二	群魔聚会·····	(94)
二十三	海市蜃楼·····	(112)
二十四	暗藏杀心·····	(131)
二十五	美美献宝·····	(149)
二十六	崂山三毒·····	(167)
二十七	情仇难辨·····	(186)
二十八	如此殉情·····	(204)
二十九	罪有应得·····	(220)
三十	绝处逢生·····	(239)
三十一	平定江湖·····	(257)

十七 寂清道人

女侠万春芳，为了追寻杀父的元凶，毅然决定只身北上，回到了北方。

真是困难重重。

但只吃饭一项，也就够难的了。当年父亲渡江而南，饥寒交迫；而今她越江而北，又何尝不是饥肠辘辘？她不能“化缘”，无色禅师并未把衣钵传授于她；也无法拜庙，没有法号。即使见了俗人，她也不会说出让施主“随喜”之类的话，更其不会念经，当真让她去作道场，超度亡灵，她会傻眼无措。看来这来自佛门的人却当不成云游僧人。

长剑更没法处理。只身飘游，浪迹天涯，没有长剑护身，怎能艺高胆大？但长剑与僧人又是无缘的。奈何？

想来想去，只好装扮成一个云游四方的道士。这样，求些“赐舍”名正言顺；仗剑而行，也合常规。虽说那剑不类方士的木剑，倒也可以蒙蔽住常人的眼睛了。

本来“僧道两门”，可以“河水不犯井水”，万春芳一洗女妆，变成了一个戴着羽巾，穿着道袍，登着厚靴的年青道士，云游四方了。

北方有多大？真是茫茫苍天，悠悠大地，你让她到哪里

去寻一个贾雨堂？在芸芸众生中寻觅一个人，比大海捞针还难！茫无头绪，真如老虎吃天，无处下口！

万春芳豁上了。她已经无牵无挂，这个贾雨堂成为人海之中唯一与她有牵连的人。不是她唯一的亲人，就是她不共戴天的仇人。即使是情人兼仇人，也值得她踏破铁鞋去寻觅！

她找呀找！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找到“水茫茫，浪滔滔，风起浪涌见险状”的大海边。可说是吃尽了千辛万苦。七百二十个忍饥挨饿的白天，七百二十个受冻发抖的寒夜过去了。她来到大东胜境的昆崙山下时，已经距江南出发时两个年头了。说来也真凑巧，刚到昆崙山口，他就遇到了一个真道士。此人也是羽扇纶巾，穿着道袍，蹬着厚靴，不过真正是鹤发童颜。看那飘洒的白发，只怕七旬以上，可是齿牙齐整，步履矫健。万春芳不由得肃然起敬。

“请问仙长，此处是什么地方？”

老道士并不回答她，只是细眯着眼睛，瞅了她一眼，然后微微一笑说：“你是个假道人，何必到道家圣地来？”

“何以见得？”万春芳不解。

“道家所用是桃木剑，不过是作法事时镇妖的工具，焉有用真剑的？真剑意在杀人，杀人方法正多，又何必以剑虚张声势？”

“莫非仙长以我这剑也在杀人？”

“只怕这剑未来难免喋血。这大约是无色禅师所授之宝剑吧？”

见这道士说出师父的名讳来，万春芳不由得大吃一惊，急问：“仙长何由认得我的恩师？”

只见那道士冷隽一笑：“人生都有定数，何必多问？我只不过认识这把宝剑耳。”

春芳不得要领，只好彬彬有礼地说：“我执此宝剑，不过聊以自卫而已。”

老道士拈须微笑：“那倒也用得着。昆崙山是仙多、道多、妖也多。如今不知何故，群妖纷聚，自然少不了一场厮杀，桃木剑反而无用了。”

说罢，他也就不再理睬万春芳，独自扬长而去了。

万春芳不由得怪罪道士：俺诚心诚意问你道路，你不肯作答也罢；如何又说出若干不相干的话来？还有，看来他是师父的故人，为何又不肯说出这种关系来？他是何人？如何又认识这把宝剑？再细细一想道士的话，却又蓦然明白了；道长已经告诉了呀！此处不是名叫昆崙山吗？道长还提醒我注意，这里还将有一场厮杀，让俺作好准备。

这时，万春芳对老道长就油然而生出若干感激之情来，再看那老道长飘飘然上了另一山巅。

她只好沿着山路逶迤而行，直进昆崙山里。

这昆崙山，横亘在秦始皇“重召文人”的文登县与号称“铁打宁海州”的牟平县中间，是山东一座有名的大山，方圆百里之内，峰峦连绵，山势曲折，林深谷幽，风景秀美，历来有“仙山之祖”的美称。神话里所谓“海上有三座仙山——蓬莱、瀛州、方丈”，都是此山的余脉。所以史家又称它是“海上诸山之冠”。

万春芳绕过山口，进得山来，遥见那泰礴极顶东侧腹地矗立着一块十几丈高的巨石，从顶上裂为三瓣，远远望去，活象一朵初绽的莲花，真是天下绝景。石花开放于山巅，还不是至秀至美？

她还不知道，这里还有美丽的民间传说呢！那莲花正是“八仙”中的何仙姑，用来大战水神的镇洪之宝，保佑这一带风调雨顺哩！

不多时，又见从山峰深处竟飘飘悠悠地浮出了袅袅烟霞，团团白雾。不多时就令那峨峨云山，若隐若现。这就是那“昆崙云海”吧！真令这座仙山平添了虚幻飘渺的色彩。

万春芳沿谷循溪，只见山谷中叮叮淙淙的流水，跳荡着碧波，清彻可见游鱼；顺山间攀峰，只见叠嶂峰峦，一片翠绿。这昆崙山之绿，真是绿到了极致；远山如同苍海，是一抹葱绿，近峰如同翠柱，是整块墨绿；茵茵草地，是无穷无尽的绿，随着山路蜿蜒，总是绿、绿、绿……

在山路上走着，但见寺观林立，洞庵相连，香火缭绕，蔚成大观。万春芳不由得想到：“怪道称这里是道教胜地哩！从西方走到东方，又曾见过几处有这许多‘观’与‘庵’呢！”

走不多时，却见一个气势十分雄伟的寺院矗立在眼前，这寺庙是一座名刹，不仅香火极盛，而且盛名远播，门楣上书四个大字“无染福寺”，万春芳早就闻其名“如雷贯耳”，此刻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庙后一道山涧淙淙而下，真是清澈不可名状，水下一颗颗洁白如卵的石子清晰可见；庙前玉兰怒放如雪，给清冽的空气带来幽香。

这种完全恬静的环境烫化了万春芳的心，她实在不愿

意再把那贾雨堂想成一个坏人。她很后悔这两年来的不断奔波，我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其实，这个后悔之念多次来到她心头了，她只是因为亲人全无才无可无不可地流浪。

到处寻寻觅觅，始终落得个冷冷清清。何必呢？

古墓长闭，相思涧花落无声；绝情谷空山寂寂；风流渡冷月冥冥。她心头早已千百遍地想过了：“其实，我便是找到了他，那又怎么样？还不是重添相思，徒增烦恼？他所以悄然返回北国，隐名埋姓，也许还是为了我好？我的决心寻觅说不定是镜花水月一场空，却不能不思，不能不找！”

她这里正柔肠满怀之际，却见身后倏地出现了五个人，然后东西南北中地将她团团围住了。

你道这五个人何种装扮？她的正面，是一个穿着金色紧身衣裤的青年男子，通体金黄，亮闪闪地耀人眼目，真正一个奶油小生，面如白玉，潇洒英俊，俨然一个书生。站在东面的是一个俏丽少妇，正盯着他看。这少妇面若桃花，粉腮凝霞，一双风骚的丹凤眼勾人魂魄。她着一身雪白的衣服，白袜白鞋，连头上的束发带都是白色的，活象为谁戴孝。其实，她却是在不久前被一个权贵人硬逼着有了洞房之喜的。她的浑身着白，乃是因为“男要俏，一身皂，女要俏，一身孝”。站在她对面的是一个四十上下的汉子，风尘仆仆，淳朴憨厚，仿佛刚刚从渔船上下来，面孔黧黑不说，还有着身古铜色的皮肤。他穿着一身黑色的短衫，短裤，跟那饱经风霜的黑脸相映成趣。南面的也是一条汉子，不过却穿着一身火红的战袍，跟那古铜色的脸膛极不相称，你弄

不清楚他是一个喝醉了酒的将军，还是个渔村佬偷了一件战袍。在北面与他相对的那条汉子则又是另一种模样：络腮胡子乍煞着，俨然一个黑张飞，他的眼睛分外突出，很象一双金鱼的眼。

五人的相貌各异，但还都是凡态俗样，除了那正北的金鱼眼略略有异于常人之外，其余均无可怪之处。可怪之处在于他们手中所执，真令人莫名惊诧。

他们是寻衅闹事来的。一见女侠万春芳，就口出无状：“大胆奴才，竟敢脚踏我们这方宝地，还不快快就擒？”似这般寻着来打架斗殴，本该携带兵器才是，可你看他们却拿的什么？那女的，明明在山麓之中，却不伦不类地握着一柄船桨。那船桨通体红色，仿佛刚刚从红色的染缸中捞出来一般，鲜艳夺目。更可怪者，是在桨杆与桨叶的相连处，还长出了两片柳叶儿，嫩绿可爱，颤颤地迎风飘动。都道是红花得有绿叶配，可这里却是般般红花衬绿叶了，“万红丛中一点绿”，绿得格外娇艳。正东那个土头土脑的男子，握的却是一柄橹。这橹也怪，柄长叶短，与其说是橹，不如说是铲。真是一把名符其实的铁铲呀！连柄都是上等熟铁铸成的，万春芳暗自纳罕道：这哪里是普通渔夫海中操作的物件，分明是一件奇门兵器！南面那个穿着大红战袍的汉子，肩扛着一把舵，其形与一般的船舵毫无二致，然而其色却如赤金，闪闪发光。稍一撞击，铮铮有声，原来却是由纯净的紫铜铸成。北面那条汉子，拿的却是一柄银篙，银光闪闪，也分外耀眼，更耀眼的是那篙尖，活象一片碧绿的荷叶，可以随意开合。开时可做钉耙，合时恰如钉尖，好不灵活自

如。

更可奇者是正中那位金童，他手中只拿着一枚小小的钉。这钉长不过一寸，重不过数两，此刻不知是因为那持钉人一身金色的缘故，还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颗金钉，反正是金煌煌地发着光芒，好不耀人眼睛。

万春芳好不惊诧：这是兵器？还是玩具？兵器何须金光闪眼，只消血不沾刃即可；可那怪异之状，又分明不是渔家物什。实在是蹊跷之至了。

当下的形势根本容不得万春芳去思索了。只见那五个人一齐将手中的橹、篙、桨、舵、钉挥舞起来，就要取万春芳的性命。

天底下哪有这般情理？素昧平生，见面就要用生命相搏？朗朗乾坤之下，即使你们要拦路打劫，也打劫不到一个云游四方的道士身上呀！仗着人多吗？我又岂是怕尔等无名小卒之辈？

万春芳性刚似火，嫉恶如仇，岂能善罢甘休？当下就把那柄长剑横了下来。厉声喊道：“倚多为胜吗？”

“霍！”那络腮胡子喊了起来，“果然是个女的。绝佳美人不以色事人，反扮道士，笑话笑话！”

那土头土脑的便欲撤退：“好汉不与女斗，干吗五个人打人家一个女的？”

那风骚少妇立即火了：“怎么？你是不是发情了？对这小妖女生了怜香惜玉之心？”

白面书生却出来道：“这样吧，我们一齐动手，怕你招架不了，只要你能赢得区区在下一招半式。我们就再不管你

的事。”

“难道我还怕了你们不成？”说罢，万春芳就把那剑舞了起来，倏忽之间只见数朵剑花直冲白面书生胸前的天突、中庭、期门三大重穴而来。

白面书生不由得暗自赞佩：“果然身手不凡！”

说话间，万春芳的剑尖离白面书生的胸口只有数寸。忙家不会、会家不忙，只见这白面书生把手中的金钉一竖，稍一晃动，便将万春芳的一剑数招杀手化解得无影无踪。接着，金钉再一举，倒是直冲万春花会的百会穴压下来。

万春芳一见事有不谐，急急忙忙侧身闪过白面书生的钉芒，剑尖微挑，剑锋却又指向白面书生喉节上方的廉泉穴。岂不知这样一来，自己却将整个身体变成了空门。白面书生微微一笑，不求自救，反去攻敌，再次把那金钉一抖，发出十数朵钉花，比剑花更加有力，眼瞅着把万春芳的前胸全部笼罩了。

这正是攻敌之必救。无论是多么厉害的对手，只要不是同归于尽的打法，都得先行撤招自救才行。然而这万春芳却恍若未见，也不见她如何动作，身体已侧过一边，避开了那让人眼花缭乱的钉芒，剑尖却丝毫未动，仍是直刺对方廉泉穴。白面书生一见对方剑尖已几近自己要穴，也是临危不乱，迅即把那金钉抛空，只听得“哐啷”一声，便把对方的剑锋击歪，然后顺势直冲万春芳咽喉。

万春芳见此小钉竟有如此威力，也只得小腾挪步伐进行闪避了。

当下两人一来一往，倏忽间，万春芳已进剑十余招，每

一剑都隐藏着三五式剑招，然而对方只玩着一寸细钉，抛来挡去，谁都尚未建树。

且不说两人杀得难解难分，这里需要交待这五个人是何等样人。

原来这五个，是在山东东边大海边上的五个武林高手，号称海边“五大门派”的五位舵主，今天汇齐在这昆崙山里了。

何谓海边武林的五大门派？这五派乃是：鼋派、鼉派、龟派、鳖派、蛭派。

早在近百年前，称霸这一带海疆的，只有赵、钱、孙、李四大门户，后来有一户姓荣的因为占据了通往各大海口的咽喉之地，便要同四大门户分庭抗礼，号称“五大门派”，那四派人多势众，哪里把这一小姓放在眼里？于是就戏言之曰：鼋、鼉、龟、鳖、蛭；日、月、山、河、灯；赵、钱、孙、李、荣。这种类比，无疑是在说，你姓荣的与我们相提并论，简直就是拿蛭子与鼋、鼉、龟、鳖相比；用灯与日、月、山、河相比！

然而，这一荣姓蛭、灯，却不畏自己弱少，请了武林高手，教授子弟们练兵习武，用不了许久，造就了一支人数不多、但却个个身怀绝技的武林队伍，在海上称霸一方了。不管哪家海外巨商，只要不买他们的帐，在他们的“水盘上”，定会遭到海匪的抢劫；离开他们的“水盘”，也少不了被骚扰。他们俨然也是水上一霸。即使雇了镖局，鼋、鼉、龟、鳖四派拍了胸脯，可是走到芝罘山一带，还是得另外拜码头，稍有不逊，对不起，这一带是蛭派说算。商船必然会葬身鱼腹。

鼋、鼉、龟、鳖，不得不承认蛭的地位，默认了“五大门派”的说法，各据一方了。

这五大门派并非一个门派，武功各异，平时也各行其事，各有帮规帮法。只是近年来，各派舵主时有变迁，力量均衡不断发生变化，所以掌门人时有往来，大家都是侠义道中人，相互之间遇事便需有个照应。

按照惯例，江湖上有点事，只消派个二三流的弟子出去，也就可以稳操胜券了，谁不知五大门派的人，个个武功卓绝，光靠声望也可唬人三分，更何况都真有点绝招可以横行水中呢！今日之事权当是在陆地上，可是也用不着五大门派的掌门人一齐出动呀！

事出有因，“天机”不可泄露。

且说这五大掌门人，即是前面提到的；鼋派掌门人，外号“土头土脑”的赵黑星；鼉派掌门人，又称“油光水滑”的钱美美；龟派掌门人，绰号“络腮金眼”的孙鲳鱼；鳖派掌门人，世称“火红铜舵”的李自在。还有一个就是正在与女侠格斗的蛭派掌门人，自称“白面金童”的荣不凡。

当下那荣不凡与万春芳打斗正猛，万春芳杀得性起，挽剑舞了一道剑花，倏地飞身一蹿，落在了荣不凡身后，挥剑就要刺他空门，这时却忽然听得耳际“嗤！嗤作响”，未及思索，却只见那荣不凡扬手一抖，抛出了一蓬金光，那细钉竟顷刻间化作了急雨骤洒，足以令人惊惶失措了。

万春芳不晓得这是一种幻影术，却只将那剑法施展，来了个“如封似闭”，舞得那剑风雨不透，那飞蝗般的铁钉都被剑光挡开，其实却只听得“当啷！”一声，只有一枚钉子落

地。

荣不凡这一招未能奏效，可就把自己陷入了绝境，只见万春芳一个“饿虎扑食”，跳上前去，踩住了那枚金钉，然后挥剑直指张惶失措的荣不凡了。

“油光水滑”钱美美一见，心爱的白面金童要吃亏，顾不得丈夫“土头土脑”赵黑星在场，就一边大喊：“你们还停着干什么？让一个小妖女在此撒野？”一边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

那“土头土脑”偏偏不听调遣，他嘟嘟囔囔地说：“凭着个大男人，连个女的都斗不过，干嘛要象打群架似的，五对一还光彩吗？”

心里面却在说：“哼！能把你个小白脸宰了才好哩！名败身裂，少了个碍眼的，不说，名声也够臭的了！”

他这一迟疑，可给了万春芳以可乘之机，她的剑锋再往前近一点，那荣不凡就做了剑下之鬼了。但是在这一霎那间，女侠可就剑下留情了，她略一迟疑，剑锋特地一偏，往上一抖，只削下了白面金童一缕青发，也算是“以发代首”了。这道理其实也不难明白，你想这万春芳万里迢迢，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如何肯于用殷殷鲜血来结怨？她的目的尚未达到，决不愿意横生枝节，总是谦让为上，不到万不得已都是不拔剑的。现在对方人多势众，如何能冒然杀人？这种剑法只是略示“薄惩”，让对方善罢甘休而已。

荣不凡如何不省得？他以为这女子对自己这小白脸也有某种情谊，所以也报以微笑，眉目之间流露出那种光来，顺势想退出战场。

“油光水滑”急了：“今天不幸了这小妖女，就算五大门派死绝了人。哪个装蒜种，姑奶奶就跟他不共戴天！”

这时，那“络腮金眼”孙鲳鱼，早已瞥见自己一方，眼神中各有文章，大有火并之势，所以急不可待地挥篙上阵了。那“火红铜舵”也执舵奔上前来。“白面金童”自然不肯让人发现自己那种“情私”，何况还碍着“油光水滑”钱美美的面子，自然也得再次上阵。而那“土头土脑”赵黑星，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顺水推舟，都在那里厮杀，他独自一人观战，好意思吗？

风云突变！这时只见那“油光水滑”的风骚娘们，挥那红桨直扑万春芳胸前。那桨宛如一枝红色的绣花针，钱美美使得得心应手，扫、打、击、捅，招招式式烂熟于胸。这且不奇，更奇的是那桨柄与桨叶连接处，几片柳叶竟也成了杀人利器，运用了内家真力贯之，竟能同时点拂对方数处穴道，令对手防不胜防。“火红铜舵”手中的那柄舵，此刻也大显神威。舵叶前端，尖削如刃，可以当刀当铲，后面连柄，可以当棍当枪，同时间又攻又防，委实让人难以应付。当下这李自在就肩扛铜舵，微微上昂，连人带舵直冲过来，其尖刃已经瞄准了万春芳的上盘。“络腮金眼”的一只银篙，也舞得如同旋风一般，那篙尖现在也如荷叶平展，带着一股不可抗拒的伟力，径取万春芳的下盘。

此时，那“土头土脑”尚未攻上来，“白面金童”还在使那做给瞎子瞧的眉眼。

万春芳已经被逼进了绝境：上有要犁她脑袋的铜舵，中有要点她穴道的红桨，下有要她死命的银篙。唯一出路就

是腾空跃起，躲过这三般歪门邪道的兵器，再作打算。

“络腮金眼”目光如剑，早就洞察了万春芳的心思，当即把银篙收回，舞得象梨花纷飞一般，在万春芳的头上罩起一股剑气，封住了她唯一的退路。

万春芳毫无惧色，剑举头顶，只一搅，硬生生将剑气撕开一个缺口，人却如影随形，以极快的身法，从这缺口中腾空跃起，倏忽间已落在三丈开外。可是未等她站稳身，那“土头土脑”赵黑星与“白面金童”两个同时赶到，又把她围住了。

这场面煞是好看，一黑一白，交相辉映，黑的越法显得铁黑，白的越法显得雪白，相互影衬，相得益彰。反差十分强烈。

这赵黑星别看其貌不扬，朴实憨厚，然而用起那把生铁铸成的铲形长槽，也是又狠又凶。那铁槽重达七十二斤，赵黑星舞动得也如同旋风，可见这臂力何等了得；那“白面金童”此刻也重整旗鼓，那金钉也重放光辉，频频逼近女侠的穴道了。

万春芳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暗暗焦躁。她深知自己以一敌五，对方又个个都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方才见其兵器多怪，就知今日这样缠斗下去不斗死也得累死。好汉不吃眼前亏，三十六计走为上，还是早点脱逃出去为佳。

想到这里，也不由得想用一下从贾雨堂那里学来的《九阳真法》的缩身术。

然而不灵！不知是因为她旅途劳困，体力不支，因而内功难以臻，发力不足之故；还是她压根儿就没学到精微

处。所以刚要缩身，就见那“火红铜舵”赶了上来，用舵一掀，将她掀上了半天空，未及缩身，先就遇上了“土头土脑”的铁槽。

她在槽上又想用一下“软身术”，然而又不灵，只见那“络腮金眼”早就洞察了一切，先使那银篙一点，篙尖的荷叶早就弯曲如钩，任你如何软身，它也可以照样勾了起来。万春芳一看事情不谐，忙又变成硬招，一个“鹞子翻身”腾闪落地，却又碰上了“油光水滑”的红桨，那绿色的柳叶又扑向了自己的要穴。

似这般捉襟见肘的被动应付，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还不很快就精疲力尽了？更何况她已风尘仆仆，走了万里路，早已经心力交瘁了？万春芳处在万分危机之中。

说时迟，那时快，正当那“油水光滑”的钱美美挥舞红桨要下死招的时候，突然山崩地裂一声巨响，接着就是飞沙走石，顿时把一个好大的山谷搅得昏天黑地，不知有多少虫兽在鸣叫似的。飞沙走石过后，却不见了方才的那个妖女，倒见山谷之中，团团白雾一般的气旋冉冉上升，直至泰礴极顶。

五大门派的掌门人莫名惊诧，却在云团稀薄处遥见了那女侠的身影，少不了又一齐上前追踪，又追到了九龙池畔。

这“九龙池”是昆崙山中的一大胜景。如垂帘般的瀑布九折而落，每落一处都有一泓池水，大旱不涸，久雨不溢，清澈甘冽，宛如九面巨镜悬嵌在悬崖之上，煞是好看。